



· 評 劇 ·

迎春花开

王立夫 張文鳴 編劇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剧是根据“中国青年报”1958年4月28日发表的通讯“迎春花”编写的。情节略异。

春耕时节，某社畜力不足，磨米与春耕发生矛盾，下放干部、女共产党员李迎春敢想敢做，勇于向困难作斗争，终于发明了快速磨，解决了畜力不足的问题，也教育了具有保守思想的人。

迎 春 花 开

王立兴 张文瑞编剧

☆

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四里6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16开·34,000字·印数：1—15,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50·448 定价(7)3.15元

· 評 劇 ·

迎 春 花 开

王立夫 张文鳴編劇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春耕季节，某农村从大跃进以来，各处都在积极兴修水利……。由于本乡某水库去冬施工质量较差，今春则有决口之处，因而虽在农忙春耕，则不得不抽调大批人力加固重整，相形之下，春耕人力则感不足。加之本乡由于畜力缺乏，去冬皮粮没能及时磨出，到目前也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磨不出粮食，人的口粮就无法解决，也就直接影响了春耕和水利工程……。故事就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的——

人物：李迎春（女）下放干部 二十二岁（李）

白技术员（男）二十五岁（白）

陈乡长（男）四十余岁（乡）

刘木匠（男）三十来岁 跛子（刘）

赵大嫂（女）刘妻 三十岁 孕妇（嫂）

孙部长（男）三十来岁（孙）

张队长（男）三十多岁（张）

小刘（男）通讯员二十岁（小）

男甲、乙、丙、丁社员

女甲、乙、丙、丁社员

第 一 場

时 間：傍晚。

地 点：地头。

(幕啓：后台歌声起)

(合唱) 滿天彩霞天色晚，
下地的人几千的欢。
日夜勤劳提高生产，
男女老少齐向前。
每亩千斤担，
社社要爭先。
开罢评比会，
看誰是模范。

(張隊長上，向对面地头喊)

張：哎……收工了！……

(應聲：“聽見了……馬上就收……”)

(唱) 肥沃的土地一片片，
一望无际米粮川。
并社后人人都欢喜，
齐心努力地复天翻。
只是春耕后人力不太够，
日夜苦干也难干完。
盼望水庫人力回家轉，
好把家里的活儿来支援。

(男甲拿点葫蘆上)

男甲：队长啊！人力不够用啊！眼看快到芒种了，种子下不到地里，那不完了嗎？

張：是呀！

(男乙上)

男乙：队长，你看，大家这么干，还是干不完哪，种子不能按时下下去，咱们的计划不就完了嗎。

(群眾相繼上，李迎春也在內)

众：是呀，队长，得想个办法呀，和乡长提提。

張：是呀！

(唱) 此事我也把心担，
乡长也为此发愁煩，
不只咱队这个样，
全乡都是一样般，
好在水庫两天工就完，
回来后就能解决这难关。

(陈鄉長上)

乡：噢！老張，你們还没有收工啊！

張：就收，晚飯后接着干。

乡：是呀，加把劲吧，别的队也一样，好在后天水庫人就回来了。
好吧，你們快去吃飯吧！

張：那我們就充裕些了。

(鄉長欲下，趙大嫂從後處攔住)

嫂：乡长，乡长，哎呀，可下子找到你了，乡长，你快給我們解决
吧！

乡：什么事情？

嫂：乡长呀！

(唱) 自从你兄弟去水庫那一天，
家中就沒有人把水担。

乡：不是有人帮助你嗎？

嫂：(唱) 担水之事倒好办，
你快給我解决眼前困难，
每日要吃三頓飯，
家中无人磨米难把飯餐，

你兄弟从水庫来了信，

說他回家还得十几天。

乡：誰說的？后天他們就回来么！

众：是呀，后天就回来。

嫂：方才小刘回来带的信。

众：小刘回来了？

乡：他在哪里呢？

嫂：刚才在乡办公室，找你呢！

（内声：“鄉長……”小刘上）

小：乡长，信！

（交給鄉長，鄉長拆看）

男甲：小刘，你多咱回来的？

男乙：他們都好嗎？

男丙：他們后天能回来嗎？

女甲：听說他們又延期了？

女乙：他們都好嗎？

小：他們都很好。

（唱）水庫工程刚修完，

昨天又把新任务传。

原有水庫加寬一米，

否則决口就要把地淹。

淹点土地不要紧，

千万人性命难保全。

因此动員令几下，

还要大干十几天。

叫我回来把信送，

还需調人去支援。

这些事儿还不算，

每人口粮还得送去十整天。

众：（驚）这……（一齐注视乡长，乡长露出愁容）

乡：这怎么能行呢？这怎么能行呢？

众：是呀，这怎么能行呢？

小：李书记说了，无论如何也得支援。

乡：支援，支援，可是他就不考虑考虑家里的情况。

小：李书记也说了，家里有困难，但水库紧急，关联着全乡，甚至半个县，所以说得想一切办法解决。

众：那我们家里地怎么办呢？

乡：地，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反正水库得支援，好吧，小刘，我们一定支援，去人。

（欲下，又来几个妇女）

女丙：乡长，水库来人要粮，怎么办？现在粮磨不出来，牲口又不准动。

女丁：牲口五保户才能使用，我们连家里的口粮都供不上，搁啥给水库拿呀！

众：乡长，地里的活……

嫂：你看我这身子，能拉磨吗？啊？乡长……

乡：好了，好了，大家先回去，我马上召集开会。再研究怎么解决。

张：好吧，大家先回去，一会开会研究好，再告诉大家，一定能想办法解决。

众：那好。

（众陆续下）

乡：老张，迎春同志，留一下，咱们研究研究。

（小刘欲下）

小刘，通知一下各生产队，每队抽出三个人到五个人支援水库，明天出发。

小：是！（下）

乡：好！咱们坐下研究一下。

（白拔枪上）

白：啊！乡长在这呢，我正可哪找你呢。

乡：什么事情？

白：我，我想请假……

乡：什么！请假？

白：是，请假回趟家。

乡：哎呀，我说老白！

（唱）跃进以来大家干的欢，

黑夜都要当白天，

一人要顶两人用，

你怎能请假把家还。

李书记从水库来了信，

要咱们去人来支援，

我想你还是想一想，

最好再等十几天。

白：乡长，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唱）我知道人人都在加油干，

绝不逃在外边。

所以我也下了地，

积极努力干的欢。

只是我出来好几个月，

家里情况不了然。

过去母亲常生病，

不知現在可安然。
这是我的基本情况，
并不是我怕累去偷閒。

乡：得了！得了！老白，我知道啦，等咱們开完会再談，来，你也帮助研究研究。

（白無精打采的留下）

老張，你說說你們队支援水庫能抽几个人？

張：我們？……

乡：是啊，你們上次去的人最少，这回得多去呀！

張：那我們地……

李：还有粮食問題……

乡：是呀，春耕、磨粮、支援水庫，你說哪样不完成能行？

李：現在磨粮占了很多人力、畜力，我看把这事解决了，别的就好办了。

乡：那你說怎么办？

李：乡长，我看可以这样：

（唱）我下放到这里不多天，
农村的情况不太了然。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
磨米問題是个大难关。
如能把石磨加以改革，
可以解决这困难。

乡：这倒是，不过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再說咱們誰能研究？

張：白技術員。

白：我，我看不行，我是学农业作物土壤的，这事我干不了！

李：那你怎么也比我們强啊！

白：（不輕不重）呵！这位……

張：哎，人家李同志下放到这里这么些日子了，你怎么还不認識呢。

白：（不介意）噢！認識，認識……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很感激。不过……这可得有經驗，有技术的，再說，乡长說的对，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我看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唱）若想解决眼前这难关，
我可有个好意见，
买个鋼磨把这石磨換，
机械化生产啥也不犯难。
电动机一开呜呜轉，
胜似这石磨万万千。

乡：（唱）你的办法倒是好，
可是那缺少資金有困难。

現在咱們安不起呀！

白：沒錢那是不行啊！

乡：我看这样吧，

（唱）你队抽出五人去支援，
家里春耕加夜班，
磨米問題是關鍵，
定要解决这个困难。
抽出迎春把此事管，
领导磨米把重任担。（向張隊長）

你看怎么样？

張：行吧！

乡：迎春同志，你看怎么样？

李：困难是有的，我想办法吧，有問題我再找您談。

乡：暂时这样吧，不过可得加紧，假如完成不了，家里的地，那边

的水庫都要受影响，迎春同志，加把劲吧！好，我回乡开支部会时还可以再研究一下。（下）

白：乡长，乡长，……（禽獸下）

張：迎春同志，你晚間就不用来了，你在家可以組織队里所有的半劳力和不下地的妇女开个动員会。

李：好吧！

張：我走了。（下）

李：（自語）組織半劳力、不下地的妇女，这些人又有多少呢？

（唱）来到此地不多天，

很多情况不摸边，

磨米之事交与我，

真似千斤重担在双肩。

在家劳力还有誰，

完成此任务实在难。

（轉尾片刻）

不管怎样我要想办法，

絕不畏难躲在別人的后边。

眼前虽然有困难，

我定要完成任务把水庫、春耕来支援。

——幕 落——

第 二 場

时 間：前场次日。

地 点：路上。

（幕啓，白技術員上）

白：（唱）我本是农业技術員，

在学校学了整三年，
来此已有半年整，
未把我的技术施展完，
正赶上生产大跃进，
我的技术没有时间专，
本想出校好好实践再实践，
誰知整天下农田。
下农田，没个完，
累的我腰疼腿又酸，
这倒没啥我能干，
就是没时间把技术专。
昨天我到乡长那请假，
可他批评起来就没个完。

你不给假就不给假呗！你看你那样，大跃进了，大跃进了！
誰不知道大跃进，我不知道嗎！可我有特殊情况，当乡长的
就那样不体谅，这叫什么乡长？咳！

（唱）去年春节有一天，
我正在实验室里边。
忽听外边有人叫，
出来一看是系主任在眼前，
他顺手交给我一封信，
叫我把信中间题解答完。
我兴高采烈把教室转，
解答问题没费难。
馬上把信给她寄回去，
几天后她就来信感谢咱，
原来她工作在农具修理站，

是位女同志对技术很鑽研，
因此我对她有了好感，
常常去信把情談。
大概她心中也有意，
遇着困难就来信常問咱。
就是我們沒有见过面，
可是我睡在梦里也常把她記心間。
从我来此就和她断了信，
最近我又去信也沒見答言。
这次本想去一趟，
和她见一见当面談一談。
乡长他不体谅我的情况，
不知道我的心里是怎样难。

咳！李迎春哪，李迎春，我恨不得一下子见着你！咳！乡长真不体谅人，我若沒急事，能在大跃进时候請假嗎？这是終身大事，反正你不給我假我也得走！（思索）哎，有了，我造封假电报，就說我母亲病了，那你可不能不給我假吧？对！就这么办！

（唱）不是我不忠实把你欺騙，
还是乡长你不体谅人家的困难。

（欲下，劉木匠一敲一拐的來了）

刘：哎，白技术員，你在这呢，人家生产队正找你呢！怎不下地，在这干什么呢？

白：我有新任务。今天不下地了。（下）

刘：（一楞）新任务，什么新任务？哎……白技术員，什么新任务……用我不用？……啊？……（提下）

——幕 落——

第三場

時間：前場次日。

地點：村社公用磨房的一角。

（幕啓：可見舞台右側露出磨房的一角，磨房的作業聲清晰可聞，台中一株老楊樹，樹下置有臥牛石，從石面的光度上來看，是人們乘涼的好地方，舞台深處，一片水田，一直蔓延舞台左側遠方。迎春疲勞的從磨房出來，擦去臉上汗水，坐在臥牛石上，目不轉睛的望着磨房）

李，……這怎么能行呢？

（唱）家家戶戶都把眼望穿，
望着這盤磨好把飯餐，
誰知他轉了半天沒磨糧一斗，
累的人們汗水濕衣衫。
汗漣漣，還不算，
都想把自己的先磨完。
人手少來怎么干，
各個急的直轉轉。
這樣下法何時止，
怎能把春耕來支援。

（趙大嫂上）

嫂，（唱）當家的去水庫沒回轉，
沒人磨糧求人真麻煩。
大孩子哭來小孩子喊，
急的我坐不穩來立不安。
我快去把迎春妹妹找，

（白）大妹子呀！

我的粮食可磨完？

嫂：大妹子，磨多少了？

李：大嫂，你那份快完了！

（女甲上）

女甲：大妹子，你看我的粮还一点没磨呢，这怎么能成啊，明天就得给水库送去，再说老三下地也得吃呀。

嫂：谁不等着吃呀！

李：大嫂，不用着急，大家都是一样。

女甲：一样？哼！那才不一样呢，反正先磨的占便宜。

嫂：我说二妹子，你这指桑说槐的，给谁话听呢？

女甲：给你。

嫂：什么？你再说一句！

女甲：就是给你，敢情你们住东西屋，还能把你放在后边啦！

嫂：我看你说话不知“牙沉”，你诚心把谁气死怎么的？

女甲：怎么的……？

李：（解劝）拉倒吧，都少说一句吧！……

嫂：你说怎么的？

（争执不休，刘木匠上）

刘：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老娘们，不干活瞎吵吵什么？（向南大嫂）你看你大肚子咧歇的还吵呢？小心点，别掉了。

嫂：你他妈的还有好话。（气下）

李：（向南甲）大嫂，她是双身子人，就是照顾她点也是应该的。

女甲：……

刘：对喽！这话不假，象我这样有残疾的人都应该照顾照顾。

（女乙上）

女乙：我说刘木匠，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刘：你不说，我还忘了，李迎春同志，我的粮拿这儿来磨吧！

女甲：你也跟着来凑熱鬧，你沒看到剛才为什么吵嗎？

李：你不是在老姜家院里磨嗎？

刘：那儿我也挨不上啊！干什么講話啦，等我的粮磨出来，黃瓜菜都凉了。

女甲：你黃瓜菜都凉了！那我们呢！你分配哪盤磨就在哪盤磨得了唄！乱插什么？

刘：誰乱插了？我是問問。

女乙：問問，你沒看这多忙嗎？

刘：得，得，你們这些老娘們，真够呛……（下）

女乙：誰够呛？我看你才够呛呢。

女甲：誰不知道专找便宜的刘木匠。

刘：（一墩一拐的回來）誰找便宜了？罵人講話啦，問問也是找便宜？……

李：老刘同志，你去干活去吧，別耽誤時間了。

刘：說什么講話啦，你們这些老娘們可真厉害。（欲下）

女^甲_乙：哈……

刘：你們笑什么？

女乙：快去吧，別象老公鸡斗架似的了，一会儿快歇晌了。

刘：你們这些老母鸡……

女^甲_乙：你說誰是老母鸡！（邊打劉木匠，刘一墩一拐的跑下）你說誰是老母鸡？

李：（向女甲、乙）咱們快去磨磨去吧！

女乙：李同志，你還沒歇过来呢，接着又干行嗎？

李：大家都一样，咱們还是干吧。

女乙：这磨桿真是抱不起呀！